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五種

地下省委在行動中

第一部

蘇聯 A·費道羅夫 著
張 常 人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
第五種

地下省委在行動中
第一部

蘇聯 A. 費道羅夫 著
張 常 人 譯



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

蘇聯文學名著選譯第五種

地下省委在行動中

第一 部

原 名 The Underground R. C.
 Carries On

原 著 者 A. Fyodorov

中 譯 者 張 常 人

審 閱 者 千 羽

出 版 者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地址：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
電 話 4 6 3 6 4—4 6 3 6 5

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 1—8000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作者序

反抗法西斯德國的四年戰爭，是我生命中最艱難、最重要的年月。而且不單單是我一個人。我的大部分同胞也都可以這麼講。

我獲得很多經驗；我看到很多事物，也作過許多思考。我沒有寫日記。這的確是件憾事。可是我有很好的記憶力，我所遺忘的不是不甚重要的，便是我所不大瞭解的事情。我決意單就我親眼見到的、至少是來自絕對可靠方面的一切，把它記下來。

戰爭使我的生活發生了許多變化：我原是烏克蘭共產黨（布）邱尼果夫省委書記，在敵軍佔領地區，我成為邱尼果夫地下省委書記，之後，還當了伏爾海尼亞地下省委書記。我又成為烏克蘭最大的游擊隊之一的司令員。

邱尼果夫和伏爾海尼亞省委擁有幾千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他們爲了某種理由，留在敵人的後方；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支部，還有若干游擊支隊和抗敵小

組。這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在我指揮下的部隊，單獨撲滅了不下二萬五千名德國侵略者和他們的從犯。它顛覆了六百八十三輛載運敵軍及坦克車、飛機、卡車和軍需品的火車；八列裝甲火車和它們的兵員也都粉身碎骨。我們部隊的爆炸手炸毀了四十七座鐵路橋樑，三萬五千公尺鐵道路基，二十六處油池和燃料倉庫，以及三十九處軍火庫和服裝庫；我們游擊隊員們埋設的地雷，炸燬了十二輛坦克車和八十七輛卡車。實際上，我們的部隊使敵軍蒙受損害的全部數字遠遠不祇這些。政府給我們的活動力以極高的評價：由於有十九名戰士和指戰員榮膺「蘇聯英雄」的稱號，同時有幾千人被授與勳章，就可以充分說明了。

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和游擊隊員們，因為對侵略者給以武裝的抵抗，因為同敵人進行勢力懸殊的戰鬥，把人民的精神堅強起來，並使他們明瞭黨和蘇維埃政權依然活躍在烏克蘭，而斯大林憲法的太陽重復照臨在烏克蘭的日子是不遠了。

關於邱尼果夫和伏爾海尼亞兩省的地下工作者和游擊隊員們如何爲了祖國的自由與獨立而戰鬥，我所述說的這故事，可能缺少渲染；但我將試用全部布爾什維克的誠實來陳述它。

第一部
共產黨員隱入地下

第一章
炸彈落在邱尼果夫

目次

作者序.....一

第一部 共產黨員隱入地下

第一章 炸彈落在邱尼果夫.....一

第二章 艱苦時期.....三九

第三章 省委在行動中.....一六九

當我從距離邱尼果夫大約兩百公里的一處大工程的場地巡視歸來的這一天，是星期日。

在回來的路上，我們遇到一場大雨。道路變得泥濘不堪，汽車開始滑溜，結果是毫無辦法地陷住了。這時候我們發覺忘記了買香煙。我們覺得非常痛苦：我們帶着一夜無法安睡的預感，在傾盆大雨之下擱淺在田野的中央，而比一切更痛苦的，便是我們沒有什麼可吸的。

在晚間，我們做了好多次嘗試才把汽車推出泥潭。大家弄得拖泥帶水。當我到家的時候，已是上午十點鐘光景。我又想睡，又餓得慌。我心上依然充滿着這次旅行的各種印象：我和建築工人們的集會，整潔的寄宿舍，沿公路邊的黃熟的麥牆，覆蓋着蒲公英短枝的田野，我們在邱尼果夫省才開始栽植的、並引以為自豪的橡膠結實類植物……

當我妻從院子裏奔進來的時候，我已脫下我潮濕的長統靴，懷着幸福的預想躺在睡椅上。

「畢竟回來了！」她喊道。「有一個男人打了一早晨的電話給你。他不願意留下他的姓名。他第一次的電話是在七點鐘打來的，從那時候起，他至少打了十二次電話……」她還沒有說完這句話，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

「亞力賽·費道羅維奇，你看，亞力賽·費道羅維奇……」在電話線另一端的人顯然受了刺戟。他不斷一再反復的叫着我的姓名，然後用像「你看」、「所以」之類的插句說得不清不楚。我很難理解他的意思。他實在無法使自己說出「戰爭」這兩個字來。

我重又披上我潮濕的長統靴，在盤子裏拿了一塊肉餅，又逕從壺裏急吞了幾口牛奶。我大概已失去了常態，因為我妻在驚奇地定睛看我。我告訴她已經出了什麼事，對大家道了聲再會，便動身到省委總部去。

直到戰爭結束為止，我沒有再踏進過我的房子。

除了一個值日員之外，省委辦公室裏什麼人都沒有。我給基輔叫通了一個電話，找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尼吉泰·蘇傑葉維奇·赫魯曉夫。我頭腦暈眩。「對

法西斯作戰……的確，它是遲早要來的。必須保持冷靜和鎮定！他們的飛機會不會突破到邱尼果夫來呢？……啊，多麼好的收成啊！多麼不可思議的豐收啊！」我重想到公路沿邊的麥牆。「現在誰來收割它呢？……」

「尼古泰·蘇傑葉維奇，是你嗎？我是費道羅夫，從邱尼果夫……」

尼古泰·蘇傑葉維奇的談話很平靜，但比平常的聲音要嚴肅一些。他告訴我德國轟炸了齊托米爾和基輔，我們的若干前哨站已經給燬滅了。

然後他轉到了各項指示。

半小時以後，省委支部的委員們在我的辦公室裏會面了。

十二點正，莫洛托夫同志廣播演講。

這天，我參加了好幾處集會。

六月二十三日一早，敵方的幾架偵察機在邱尼果夫上空出現了。

戰爭的開始幾天特別緊張。市區和省區裏，都用快速的步調在進行動員，部隊也在邱

尼果夫組成了。幾千人從各區湧到市區裏來，有的坐卡車和馬車，有的坐火車或是步行。

人人都忘我地工作着。大約有十五萬集體農場的農民、產業工人、公務員和家庭婦女，都按照着計劃到市外去構築防線。此外，在每一個院子裏都佈置了防空壕，挖好了狹長的坑道，在所有的頂樓裏也堆好了沙包。

我費了很多時間去巡視轉入戰時生產同時繼續開工的若干工廠，我還每天去訪問區軍事人民委員們。我必須經常講話，解說情況，激勵羣衆，到晚上，照例嗓音發啞。

黃昏時分和夜裏，也用來和部隊的指戰員們、工廠指導員們和地區黨委的書記們舉行會議和商談。每天我從沒有獲得三小時以上的睡眠，因此只是打盹了。一連幾天我都沒有看到我的妻兒。

即使在她們離開邱尼果夫的那一天，我也無法和我的家庭在一起。我到車站時，火車已經快要開，在我對妻兒話別的中間，火車便開動了。我不得不跳下正在開動的火車。

抓緊了我們大家的主要感覺是責任感。

我們這樣的理解：我們是共產黨員，又是主要的行政人員，所以我們對人民、對公共財產、對人民的自由是有責任的。這就是我們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找到滿足的原因。我們

的道義心不容許我們隨便處事。有一個我認識的純良忠實的人，他說他上牀便覺得羞恥。

敵方的偵察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邱尼果夫上空。首先被炸的所在是鐵道交叉站。

這是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在空襲以後半小時我就到了現場。我看到最初犧牲在法西斯強盜們手裏的人：兩個炸死的婦人和一個斷肢裂骨的孩屍。我想保持安靜，但一陣寒顫在我背脊上滑了下來。我還不能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依我看來，好似在哪裏發生了某種可怖的錯誤，一樁意外事件，假如我們採取了預防的步驟，就不會再發生像這樣的事情。

六月二十八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書記馬林科夫同志，和蘇聯元帥布瓊尼到達邱尼果夫。會議，毋寧說是我們的談話，繼續到三小時以上。我們巡迴城市各處，視察了戰略目標。當我們回到省委辦公室的時，馬林科夫接到了斯大林同志打來的電話。就在那天晚上，總司令部的代表馬林科夫同志和布瓊尼同志便出發了。

我提起這次的會議是因為它對於我以及其他參加的人員，兼有鼓舞和穩定的作用。我們漸次地理會到「戰爭的意思就是工作」——是空前規模和空前激烈的有組織、有規律和仔細計劃的工作。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斯大林同志的廣播演講以前，本省對於布爾什維克的地下行動組織游擊支隊的事誰都沒有作過任何準備。我必須坦白承認，連我也沒有想到這件事。

德軍正在展開攻勢。烏克蘭西部已經變成戰區。雖然敵機會飛過邱尼果夫幾十次，反復轟炸過本省的若干城市，在我們這批邱尼果夫省的首腦們想來，德軍能夠侵入我們的烏克蘭心臟地區，却還似乎是不可相信的。

在七月四日邱尼果夫鐵道車場工人的一次集會上，我說法西斯匪徒們決不會突破到本市來，我們儘可安心進行工作。我也真誠地相信是如此的。

當我從這次集會回到省委總部的時候，我知道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的書記柯洛琴科同志從基輔來了。他在邱尼果夫沒有停留多久，不過一天工夫。由於他的協助，省區各組織計劃了哪些人民、工業設備和物資應該最先撤退。在臨走以前，他指示我們登記在國內戰爭時當過游擊隊員的人們。

「費道羅夫同志，他們的經驗或許會有用處哩！」

這天晚上，我接到了中央委員會發來的一通電報，召喚我到基輔去。我立刻就坐汽車

動身了。

尼古泰·蘇傑葉維奇當夜便接見我。他描述了各線的情況，並且說我們必須臨難不懼。他說，對於德軍的攻勢，不應作過低的估價，必須不讓突進到我國心臟地區的敵軍發現我們毫無準備。

尼古泰·蘇傑葉維奇指示我們立刻開始作布爾什維克地下行動的準備，豫先在每一地區組織起一個游擊支隊。

一待你回到邱尼果夫，馬上便開始人員的挑選，給游擊隊在森林地帶建立一些根據地，並且開始入選人員的軍事訓練。你將從波密士特倫科同志那邊得到詳細的指令。

米克海爾·亞力塞葉維奇·波密士特倫科告訴我，怎樣挑選地下工作人員，一支游擊支隊應當是怎樣的，如何組成它，還給了我幾種密碼。

使我驚奇的是中央委員會已經擬好了一個地下行動的全部組織計劃。

「記住，」波密士特倫科同志在分手時說：「祇有受過考驗的、勇敢堅強和自我犧牲的人，才能被選任來做地下的黨務工作。把一切當前的危險警告他們。叮囑他們決心保持充分的勇氣。要不，就別讓他們去……你推薦誰擔任邱尼果夫地下省委的書記？你

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

「聽到這句問話，我不知道我的臉色是泛白呢還是發紅；我單記得我的心臟開始快速地跳動。」

「我請求留下來做地下工作，」我說。

波密士特命科同志沒有立刻就回答。他目光炯炯地向我打量，又重複了他的問題：

「你考慮過這個問題沒有？」

「是的，我考慮過了！」

「我暫時不能給你一個決定性的答覆，」他說。「無論如何，當你到達邱尼果夫的時
候，便準備好另一個候補人。我將把你的請求報告尼吉泰·蘇傑葉維奇。」

我繼續堅決要求。我指出另一個候補人必將先送到基輔去受訓，這就得耗費時間。我
早已受過訓練，有能力從事組織工作……

波密士特命科同志打斷了我的話：

「回去吧，並且照我所囑咐的去幹。你將在電話裏獲得中央委員會的決定。」

回到邱尼果夫幾天之後，我知道我的請求已被認可：中央委員會推薦邱尼果夫地下

省委選我做書記。

那時候我可會了然我將着手做的是什麼，而且有怎樣的艱難在等待着我嗎？我已不算年輕，而且已多年沒有做過任何體力勞動。自我最後參加體育運動到現在也很久了。嘿，我已經有十二年沒有騎馬了！

在從基輔回來的汽車裏，我考慮了我的決定。我只是考慮而並沒有動搖。我覺得自己適合幹地下工作，我做這項工作一定比做任何其他工作對黨更有用處。

在我到達邱尼果夫以後，召集了一次省委支部的會議。我宣佈了即將組織地下行動，這對他們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

組織地下行動！這句話本身聽來便像是書獃子氣的，不真實的。「地下的布爾什維克」——哼，黨史裏沒有這回事。雖然我們的確已不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却是蘇維埃培養大的，而我們却準備到地下去了。

我問道：「現在，同志們，誰贊成參加？」這時屋子裏變得非常寂靜，雖然窗戶是關